

孝與家出

• 知圓•

是半個月前的一個夕陽無限好底黃昏後，許多陌生的人，都跑到園子裡散步！也許他們經不起初冬夜寒底侵襲吧？一個個地走了，走盡了！留下來的只有我、她，和寂靜的夜，還有安詳的夜空，掛着一輪皎潔而圓滿的明月！

我倆沐浴在溫柔明靜底月光下，痴痴地望着一碧無痕的天空，作深長底回憶和玄想……想起我那可愛的故鄉，可愛底雙親，可愛底朋友，……更想起

我那年逾花甲底師公。我像夢魘般向着明月訴說：「誰使我們天涯流亡？誰使我背井離鄉？」她呢？要是我不猜錯的話，她必定在痴想着她剛剛死去的母親！

最後，我們以談話來衝破可怕的寂寥，也以

談話來沖淡彼此底心事！

「……耶穌基督的不要祖先，我覺得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太衝突了，同時也不適于中國民情的需要！人類是富有情感的動物，特別是母女間的恩愛，怎能因她死了便忘懷她，不再紀念她呢？佛教，是要祭祀祖先的，這與中國幾千來的民風很吻合；不過，至於你們為甚麼要出家？我不懂！」她很感慨，衝動而又懷疑地說着。我由於她的說話她的表情，知道她是一個衛護舊禮教而秉性孝順的學者，同時有可能和普通人般懷疑我們割愛辭親，出家學佛是一種不孝的，消極的，厭世的舉動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把出家的意義和目

的，以及佛教的孝親觀一連串地向她解釋！現在

回昧起來，那席話太有意義了！所以我寫下來，貢獻給凡有關於這些問題發生懷疑的青年朋友！

A 出家的動機·目的和責任

一般人以為我們出家的動機，是「四大皆空」，是「人生夢幻」，是「看破紅塵」，是「厭棄現實」。於是在這種消極，厭世的觀念下，產生一種錯誤的逃避現實的舉動，所以離鄉背井，拋棄家族地隱跡深山，與世隔絕。其實，烏鵲那知鴻鵠的志願呢？

我們的教主佛陀，他本來是一位名譽遐邇，尊榮無比的太子，由於他智慧底敏銳，思想的高超，意志的弘大，悲願的深切，所以對於當時印度社會上階級觀念的濃厚，種族的歧視，貴族子弟們生活的豪華奢侈，農工階級們生活的窮困，精神的痛苦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產生一種非常的感覺，感覺這種政治制度太不仁道化了，太不適合人性了！在這種不滿現實環境的心情中，油然產生了一種合理的，美麗的，自由，平等而和諧的遠景；這個遠景就是希望在醜惡的現實中發掘出人類真善美的最高原理。因此，他甯可犧牲自己尊貴的王位，五欲的享受，而去追求高潔無比的智慧，一宇宙人生最高底真理；使人類涵濡在真理的慧水中，溶化一切階級的觀念和鬭爭，滅消一切種族的界限和歧視，實現他理想中自由，平等，和諧，甯靜的理想國。結果，他出家後經過六年的追求和思維，成功了！他成功了一位人格卓絕，道德高超，智慧深邃，震耀古今的唯一偉大人物。當時，不知多少人獲得佛陀慈悲的煦育，自由平等的待遇，同時，不知若干人在佛陀大公無私的啓示下，體驗到人生的真諦，獲得人生究竟的歸宿。這些都是歷史上班班可考的事實。由此看來，佛陀出家的動機，是積極的，救世的，犧牲自我，拯救人類的。佛陀出

家的目的，是在追求人生的真諦，以真理來淨化人群，淨化社會、國家、世界，普遍地提拔一切衆生，渡出生死的迷津，共同證達自由平等純淨的涅槃彼岸。我們呢？我們是崇拜佛陀，敬仰佛陀的虔誠信徒，當然，也是以「捨己為群」作出家的動機，以「尋求真理」為出家的目的，以「發揚光大佛陀的大乘佛法」為唯一的事業，以「領導時代，改造時代，給人類帶來光明與幸福」為出家的責任啊！誰說出家是消極厭世，逃避現實的呢？

不過沒有根本的覺悟，絕對沒有積極的行動，我們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。為了完成我們的責任，應該自對于現實物質的享受，盡量減少自己的欲望，以免陷入利害得失的旋渦裡，作為利慾的走狗，金錢的奴隸。但怎樣才能減少自己的慾望呢？我們要減少自己的慾望，那就要遠離塵世物慾的誘惑，離開家庭生活的負累，捨棄家庭溫暖的享受而出家了！所以，出家這一回事，表面上是似乎蒙着一種消極、厭世、無情的色彩，但核心却流露着一股犧牲自我，積極救世的熱潮，這股熱潮足以鼓勵我們斷情割愛的雄心，足以激發我們出家的念頭，足以鞭策我們向着真諦之邦去邁進，去追求，去討探。雖能：「蒼蒼蒸民，誰無父母？提携捧負，畏其不壽。誰無兄弟？如足如手。誰無夫婦？如賓如友。」但我們在這股熱潮推動之下，不為私人情感和恩愛所綿繆，畢竟把整個身心，所有精神和時間，都奉獻于佛教，乃至站在佛教的立場去為人群宣傳真諦，灌輸真諦，你說，這種難捨而能捨，難行而能行的偉大的，崇高的舉動，非出類拔萃，弘願偉抱者，怎能實踐呢？古德說得好：「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。」究之事實，這話半點沒有過分吧？可是社會上一般目光如豆，知識淺薄之流

見其表不見其裡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便妄譏出家人爲消極，爲厭世，甚至視爲寄生蟲，使人多廢可憐又復可笑啊！

B

儒家的孝親觀

同時，許多人誤會我們出家人，不顧妻子，不養父母，不爲社會服務，不爲人群謀幸福，太無爲，太不孝，太不盡做人的責任，特別是文超八代之衰的韓愈，亦以其片面的理由來攻擊佛教，不惟譽之于其口，而又筆之于其書：「必棄其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繁而相生相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」又「今也欲政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」以偏激之論調來定出家者之罪過，甚至說：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」

，所以要「人其人、火其書、廬其居。」實則，他那裏夢想得到佛的孝道，比儒家來得更完善，更充實而永恒呢？

是的！我們不能否認佛教對於孝道的注重，特別是孝經上孔子所論孝道各章，自天子以及庶民，由個人乃至天下國家，所應盡的孝道，更爲完備。如孝經第一章裡面說：「子曰：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……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夫孝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」這是說明我們立身處世，待上接下，一切一切都應以孝道爲基本。同時也顯明「孝道」對於人生的重要性。又第二章明天子所應盡的孝道說：「愛親者，不敢惡於人，敬親者，不敢慢於人，愛敬盡於事親，而德教加於百姓，刑於四海，蓋天子之孝也。」第三章說：「在

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，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、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、言滿天下無口過，行滿天下無怨惡，三者備矣，然後能守其宗廟，此卿大夫之孝也。」此乃明公卿和士大夫們所應備的孝道。第五章：「資於事父以事母，而愛同，資於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……忠順不失，以事其上，然後能保其祿位，而守其祭祀，蓋士之孝也。」又第六章：「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謹身節用，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孝無終始，而患不及者，未之有也。」由此可知，上自天子，下至於庶人，其位雖有尊卑貴賤，其道雖有五等的差別，但其同以孝道爲鵠的。特別是第七章說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……」第八章：「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。不教遺小國之臣。……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……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……故生則親安之，祭則鬼享之，是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」准此，我們知道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都不能忽視於孝道的，反之，凡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，都應該以孝道爲根本。古人極重孝道，所以五倫親睦，國泰民安。可是時至今日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，在打倒孔家店，推翻封建制度的聲潮中，五倫顛倒，道德淪亡，爲臣弑其君者有之，

爲子弑其父者有之，試問，怎不釀成今日戰禍頻生，國無寧日的悲慘世界呢？所以孝經第十一章說：「五刑之屬三千，而罪莫大於不孝，要君者無上，非聖人者無法，非孝者無親，此大亂之道也。」這就是說明孝足以治，不孝足以亂的關係啊！

C

佛教的孝親觀

則致其敬，養則致其樂，病則致其憂，喪則致其哀，祭則致其嚴，五者備矣，然後能事親。」又第十八章：「孝子之喪親也，哭不悽，禮無容，言不文，服美不安，聞樂不樂，食旨不甘，此哀戚之情也。……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，陳其簠簋，而哀戚之，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，卜其宅兆，而安厝之，爲之宗廟，以鬼享之，春秋祭祀以時思之。生事愛敬，死事哀戚，生民之本盡矣，死生之義備矣，孝子之事親終矣。」佛教對於養生送死，慎終追遠，無所不盡其極，這是極其值得我們敬佩的！不過，他們對於父母死後的苦樂，生天呢？墮地獄呢？抑再轉胎爲人呢？關於這些便置之不問不聞。所以，我說儒家的孝道，只限局於世間法一方面啊！

還有，儒家的孝親，不僅父母在堂應該晨昏定省，福祿侍養，而且對於父母的死亡，更要盡諸候之孝也。」這是說明諸候應盡的孝道。第四章：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以禮。」孝經第十章亦說：「孝子之事親也，居

即是事佛。」本事經曰：「假令有人，一肩荷父，一肩擔母，盡其壽量，而不暫捨，供給衣食，醫藥種種所需，猶未足報父母深恩。」由此可見我們雖然已經出家，但並沒有放棄供養父母的責任，何況佛陀恒勸誡我們應以五事奉供父母？那五事呢？「一者供養無乏；二能凡所有爲，先白父母；三者父母所爲，恭敬無逆；四者父母正令，不敢違背；五者不斷父母所作正業。」我們必需以此五事來孝順父母，恭敬父母，才是真正佛子，才有資格學佛，所以梵網經說：「孝名爲

戒，亦名制止。」若果我們不孝不敬，便是違佛制戒，非佛弟子，所以我說凡是學佛的人，都是世間的孝子哩！

關於這類典故，不獨佛說報恩經裡面說得很，即其餘一切佛經上亦不勝枚舉的，例如地藏經說：「婆羅門女，合掌向空，而白空曰，是何神德，寬我憂慮，我自失母已來，晝夜憶戀，無處可問知母生界。」又云：「聞此經已，舉身自撲，支節皆損，左右扶持，良久方蘇。」可見她孝心的深切了！及她知道母親及地獄中一切罪人，同時生天以後：「便于覺華定自在如來前，立弘誓願，願我盡未來劫，應有罪苦衆生，廣設方便，使令解脫。」你猜，這位孝順而又偉大的婆羅門女是誰呢？她，就是佛教中第一孝順的典型人物，一地藏菩薩啊！地藏菩薩不特孝順自己的父母，亦孝一切人的父母；不特孝現生的父母，亦孝三世一切父母，所以他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」地永遠在地獄中廣行孝道，拔濟衆生。

再就佛陀本身說吧！他雖然違背父命，拋棄王宮去尋求真理，但證悟宇宙人生真理之後，立即回宮爲父王說法，同時懷念亡母，親到忉利天宮，爲摩耶夫人說法，這種以法供養雙親的偉大行徑，難道也是不孝麼？在淨飯王泥洹經上說：「白淨飯王在舍夷國病篤，思見世尊及難陀等，世尊在王舍城，耆闍崛山中，去此懸遠，五十由旬，天耳遙聞，父思憶聲，即共阿難等，乘空而坐，以手摩王額上，慰勞王已，爲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，王聞得阿那含果；王捉佛手捧置心上，佛又說法，得阿羅漢果。無常對至，命終氣絕忽就後世，至閻維時，佛共阿難陀等，在喪前肅恭而立，阿難羅雲，在喪足後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：唯願聽我：捨伯父棺；羅雲復言：唯願聽我，捨祖王棺；世尊慰言：當來世人，皆凶暴，不報父母養育之恩，爲是不孝衆生，設其化法，故如來躬欲擇於父王之棺。即時大千世界，六種震動，一切衆山，俄頃湧沒如水船，爾時一切諸天龍神，皆來赴喪，舉聲啼哭，四天王將鬼，億百千衆，皆共舉喪，白言：「佛爲當來諸不孝父母者，故以大悲，欲親自身，捨父王棺。」由此可見釋尊偉大的孝道，不獨感化人類，且感動天地。

同時，佛教不但教人孝順今生的父母，亦教人孝順過去無量生中的父母，不但孝敬過去宿世父母，亦要孝敬未來一切父母，所以梵網經說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，皆是我父母。」不特人天三善道的衆生，皆是父母，即三惡塗衆生，亦無一非我父母，所以，我們不僅要孝敬一切人天，亦要孝敬一切阿修羅，地獄鬼畜生，不但要拔除三善道衆生的痛苦，給與三善道衆生以快樂，更要去拔除三惡道衆生的痛苦，與三惡道一切衆生以快樂啊！

但，這在普通庸俗的眼光看來，佛教的孝道未免太廣泛太不專一而又太怪誕了。孟子說：「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。」現今佛教說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甚至地獄餓鬼畜生亦說是父母，這不是更荒謬無稽嗎！事實，他們世俗知見，囿於現前觀念，那知佛陀眼光的遠大，心量的廣博，根據六道輪迴的因果律作爲孝道對象的準則呢？當知，我們孝敬六道衆生唯一的原因，是我們自無始來沉溺三界生死苦海中，六道轉輪，生而死，死而生，此沒彼生，彼生此沒，所以六道衆生，彼此互爲眷屬，互爲父母，互爲夫妻子女以及親戚朋友，何況我們在三界六道中輪轉，時而牛胎，時而馬腹，又安知地獄，畜生，餓鬼，非我宿生父母呢？所以佛說六道衆生，皆我父母，並非無根據的無稽之談，怪誕之說，而是在佛陀冤親平等的大悲心體中所流露出來的大仁大孝啊！

D

佛儒孝道之比較

綜上，我們知道，儒家的孝道是一世的，佛教的孝道是警窮三際的；儒家的孝唯局於自己的父母，佛教的孝推及一切衆生；儒家的孝限於人道，佛教之孝廣及六道，儒家之孝唯限於養生送死，光前裕後，佛教的孝，不獨使父母現生離苦得樂，而且使現在父母及一切衆生共出苦海，共證涅槃。所謂：「人而不孝，不足以爲人，孝而不了生死，不足以爲孝。」蓮池大師說：「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，身行道以顯之，大孝也，勸以念佛，俾得生淨土，大孝之大孝也。」所以他七筆勾詞中說：「恩重山印，五鼎三牲未足酬，親得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」由是觀之，佛儒之孝，誰勝誰劣，誰爲究竟，誰爲圓滿，誰不圓滿，不待言而自明了。何況儒家的孝養父母，是戕賊物命，以供口福，宰殺牲靈，用以祭祀，他們何曾想到物我同體，我有父母當孝當養，物亦有父母，今因供我親而殺他親，因祭我親而喪他親，試問于心何忍？更況殺害牲靈，益增父母的罪業呢？再說，那被殺戕的畜生，又知非我宿生的父母？這樣，因孝己的父母而害他人的父母，因祭今生的父母，而殺戮宿生的父母是孝嗎？不見得吧！所以我說儒家的孝道是淺狹的，利己而損他的；佛教的孝道是廣博的，冤親平等自利利他的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並非「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」的偏激語論，我希望儒家學者，由實踐儒家的孝道，進而實踐佛教的孝道，帶上一頂不孝、消極、悲觀、逃避現實的沉重而可恥的帽子，甚至施以壓迫，使我們抬不起頭來。

這是誰的罪咎呢？我在推尋，我在反問，結果，在反覆思維中，找出三點過咎來：一是社會人士對於佛教的真理，缺乏正確的認識，往往「無的放矢」地妄施批評，或吹毛求疵，有意無意的向佛教予以中傷。其次是社會上無處安身的流氓太多了，他們在給生活擔子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，怎不羨慕：「天下叢林飯似山，孟鉢到處任君餐」的優哉游哉的生活，而混進佛門來偷生呢？因此，純潔的，嚴正而有紀律的佛教團體複雜了，違反佛制的事情也與時日俱增了，再其次是有心學佛的人太不長進，太苟且偷安，太與時代脫節了！走筆至此，忽然想起阿毘達摩俱舍論記裡曾這麼說：「迦葉波佛父，夜夢十事，且白迦葉佛，佛答云：此表當來，釋迦佛遺法弟子之先兆也。王夢見有一大象，披閉室中，更無門戶，唯有小窗，其象方便，投窗得出，尾猶碍窗不能出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能捨父母妻子，出家修道，而于其中，繪懷名利，不能捨離，如尾碍窗。王夢見有一渴人，求寃水飲，便有一井具八功德，隨逐其人，不敢飲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道俗等，不肯學法，有知法者，入名利故，隨彼爲說而猶不學。王夢見以一升真珠，博一升糞者，此喻釋迦遺法弟子，爲求名利故，以佛正法爲他人說，希彼財物。王夢見栴檀，博凡木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以內正法，博外書典。王夢見有妙園林，華果茂盛，狂賊毀壞，無有餘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塵滅如來正法園也。王夢見有諸小象，駢一大象，令出群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惡朋黨，破戒比丘，攘斥持戒有德比丘，令出衆外。王夢見一獮猴，身塗糞穢，擗突其衆，見皆避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破戒人，以諸惡事，誣數好人，見皆遠避。王夢見有一獮猴，實無有德，衆共扶持，捧海水灌頂，立爲王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破戒比丘，實無所知，

，這是在反覆思維中，找出三點過咎來：一是社會人士對於佛教的真理，缺乏正確的認識，往往「無的放矢」地妄施批評，或吹毛求疵，有意無意的向佛教予以中傷。其次是社會上無處安身的流氓太多了，他們在給生活擔子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，怎不羨慕：「天下叢林飯似山，孟鉢到處任君餐」的優哉游哉的生活，而混進佛門來偷生呢？因此，純潔的，嚴正而有紀律的佛教團體複雜了，違反佛制的事情也與時日俱增了，再其次是有心學佛的人太不長進，太苟且偷安，太與時代脫節了！走筆至此，忽然想起阿毘達摩俱舍論記裡曾這麼說：「迦葉波佛父，夜夢十事，且白迦葉佛，佛答云：此表當來，釋迦佛遺法弟子之先兆也。王夢見有一大象，披閉室中，更無門戶，唯有小窗，其象方便，投窗得出，尾猶碍窗不能出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能捨父母妻子，出家修道，而于其中，繪懷名利，不能捨離，如尾碍窗。王夢見有一渴人，求寃水飲，便有一井具八功德，隨逐其人，不敢飲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道俗等，不肯學法，有知法者，入名利故，隨彼爲說而猶不學。王夢見以一升真珠，博一升糞者，此喻釋迦遺法弟子，爲求名利故，以佛正法爲他人說，希彼財物。王夢見栴檀，博凡木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以內正法，博外書典。王夢見有妙園林，華果茂盛，狂賊毀壞，無有餘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塵滅如來正法園也。王夢見有諸小象，駢一大象，令出群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惡朋黨，破戒比丘，攘斥持戒有德比丘，令出衆外。王夢見一獮猴，身塗糞穢，擗突其衆，見皆避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諸破戒人，以諸惡事，誣數好人，見皆遠避。王夢見有一獮猴，實無有德，衆共扶持，捧海水灌頂，立爲王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破戒比丘，實無所知，

爲名利故，諸惡朋黨，共相扶捧，立爲衆首。王夢見有廣堅衣，有十八人，各執少分，四面爭攬，衣不破者；表釋迦遺法弟子，分佛正法，成十八部，雖有異執，而真法尚存，依之修道，皆得解脫；此顯所學之法。王夢見多人共集，互相征伐，死亡畧盡者；此表釋迦遺法弟子，既分成十八部，各有門人，部執不同，互興鬭爭，此顯能學法人。……我們讀了這段文，便知道今日出家團體中的敗類疊出，獅蟲遍野的原因，固是人爲，而亦是法運如此啊！

基上三點，怎不形成今日社會人士鄙夷出家

人，漠視佛教的愚昧舉動呢？但，我們是有熱血，有抱負的佛教青年，怎可無條件地，無止境地接受社會人士無理的侮辱和渺視呢？孔子說：「知恥近乎勇。」我們應該拿出最大的勇氣，明確的認識，遠大的眼光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來向着我們出家的動機和目的地邁進，負起：「弘法爲家務，利生爲事業」的神聖使命去工作啊！我們是二十世紀的主人！
我們是新時代佛教的靈魂！
我們應該勇敢地站起來！！！

十月廿日脫稿于正心

我們應該勇敢地站起來！！！

與謝普揚居士書

融熙

普揚仁者慧眼：
十月十八日手書奉悉，承問比丘髮髮問題，謹就所見，致答于下：

雲公每年只剃鬚髮一次，誠然如此，老人修頭陀行，苦行頭陀，木食草衣，時或遠行參方。無暇修飾也。太虛與蔣氏合照，是適逢其會，非因與總統合照而長髮也。法華云：「剃除鬚髮，而被法服」，未有叫人日日剃髮，泰國風氣固執，死於經文句下，剃及眉毛，於義無取，泰俗不度女尼，托鉢化食等習，於我國皆難倣效，雖云「如法」，乖於大乘，豈不聞維摩經云：「

附來函

融熙老法師慈座：前覩師祖虛雲老和尚

言，若中國人只被三衣已無喚類，金剛經云：「無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；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說，非法非非法」。（編者按：此係去法執之喻，初學者尙不知法，母引爲口實）。小乘國土：多泥守佛言，而被法服」又觀秦國比丘沙彌，皆光頂不留髮，且連眼眉亦不留一條，究竟何者如法，乞慈悲開示，無任翹仰，並請

如來以言教人謂之教，以心教人謂之禪，禪人不以三十二相觀如來，故達摩有鬚，夢東有鬚，定安弟子謝普揚頂禮十一、廿三。